

韩北屏文集



上 卷

1 徐光春 ● 韩北屏印象(代序)

散 文

- 3 河东便是亚洲
- 7 金字塔的启示
- 12 古城·废墟·帝王坟
- 18 撒哈拉的落日
- 23 奴隶和奴隶海岸
- 29 举杯痛饮
- 34 酋长的故事
- 46 非洲夜会
- 51 非洲星空下
- 57 双城记
- 63 非斯印象
- 68 橘林茶香
- 74 赞美党, 赞美共和国
- 79 时间·速度
- 82 谈理想

目 录

84	“给世界以和平!”
87	望非洲,寄刚果
90	丽日南天
97	我爱他们
104	幸福的开拓者
111	伊犁河畔
116	话说敦煌千佛洞
124	豪迈的事业豪迈的人
129	桑科草原上的钟声
134	拉卜楞——“僧侣的宫殿”
141	作家和医生
147	友谊
151	和印度诗人在一起
162	不巧的巧遇
177	断崖——多贡族的故乡
181	沿着尼日尔河的旅行
196	略谈西非黑人口头文学

诗 歌

209	舵手
213	星群的城市
217	辽阔丰饶的土地
220	山峦的长虹
223	云霞灿烂

228	登西安大雁塔
230	我坐在羊皮筏子上
233	别卓玛
236	酒泉夜光杯
237	过嘉峪关
240	克拉玛依之月
243	鲁迅故家
245	茶山深处梅家坞
247	这里曾经是……
249	云想衣裳
251	春常在
254	海岛战士
259	海上猎人
263	一个老大工
265	我是中国人
269	广州起义三十年
273	北京的新秋来到了
276	长安街上树婆娑
278	播音员
281	珠江组诗
290	亲爱的琼崖纵队
293	深深致意……
296	黑奴堡
299	海边铜像
301	新娘面纱

- 304 谢赠刀
307 喜相逢
311 寄天涯
314 舟中吟
319 黑非洲的文学
323 晨
324 腹地
325 溺死的人
327 徒手的船
329 上滩
331 牧——写给舞鹰儿
333 鸟瞰希腊
335 海在呼啸
338 告别
340 三见富士山
341 日本某车站
344 登阿尔卑斯山
346 列宁开会的地方
348 夜鼓

报告文学

- 355 碧海白衣人
374 海岛春秋
392 战斗的航程

下 卷

短篇小说

- 447 “合法的枪”
474 战友的故事
498 我这个人啊……
517 蛹
530 美妙的遭遇

长篇小说

- 545 高山大峒

电影文学

- 795 南海历险记

附 录

- 889 林 林 ●《夜鼓》序
893 冯 牧 ●读《非洲夜会》怀北屏
896 韩舞燕 ●难以忘却的思念
901 韩北屏生平

“合法的枪”



从萍溪乡乡政委员会大门口，走出了一群农民。他们刚才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还是边走边谈，一片喧闹，使这条本来清静的小街，添上了生气。

这时候，走在最前的大个子农民，突然吃惊地停了下来，其余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他们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呢帽盖住眉毛的人。

那个呢帽盖住眉毛的人，似乎也察觉到有人注意他了，他有意地偏过一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前走去。等到他走过去了，这一群农民也跟着转过身来，声音放得很低，抢着说话：

“喂，蛇仔黄又回来啦！”

“他妈的，他吃了老虎胆了吗？以前溜的时候脚板底抹油都来不及，现在敢回来？真怪！”

“他回来干吗？”

蛇仔黄，就是那个呢帽盖住眉毛的家伙，他才二十七八岁，年轻力壮，又机灵又多诡计，可是不务正业。解放前，他不做生意不种地，游手好闲，东家吃一顿，西家捞一把，混过时光。后来又和“大天二”^①高佬德勾搭上了，做了高佬德的“马仔”^②，那更不愁衣食了。解放后，高佬德逃到香港去，蛇仔黄也不知下落。当时，地方上的坏人逃走一空，老百姓只觉得高佬

德这批首恶走了，混身轻松，对于蛇仔黄这样的“马仔”人物，留与不留，走与不走，自然无暇注意。不料，解放后五个多月，他又出现在萍溪，而且公开的走在街上，所以那批谈论着的农民也觉得奇怪了。

蛇仔黄不理人家的注意，他径直走到乡政委员会的门口，打算跨进门去——可是，在这当儿，他迟疑起来。

乡政委员会的会址，本是以前的乡公所，以前的伪乡长马骝辉，也是高佬德的爪牙，蛇仔黄和他同是“大哥”^③手下的人，因此常常进出乡公所。但是，现在的乡政委员会，对蛇仔黄是十分生疏的；不但布置和以前不同了，就是里面的气氛也和以前完全两样。以前的乡公所，台椅虽然齐备，却乱七八糟，没有一天是放得整齐的。以前的乡公所，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吧，里面挂着汽油灯，挤着一大群人，有的蹲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台子上，吵吵闹闹，他们都配有手枪长枪，吵得面红耳赤，说不定就打起来，几个人会同时拔出枪，非到“大哥”出面，不肯罢休。有时谈得高兴了，也会有人掏出手枪，对后面“涌仔”^④烧上一轮，算是助兴。总之，当时的乡公所，比茶楼还要热闹，比土匪窝还要吓人。现在呢？可不同了。蛇仔黄从门口看进去，台椅整整齐齐，几个穿制服的人，不是埋头工作，就是在和农民谈话。空气很安静，完全正派，对着门口的正面墙壁上，挂有一面五星国旗，国旗下面挂有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的容貌原来是很慈祥可亲的；但蛇仔黄一见到，却觉得毛主席的眼睛锐利地望着他。他发了慌，腿也软了，本来想一步就跨进门去的，现在不觉迟疑起来，想要退回去，又觉得后面有一群农民在注意他。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干部，在叫他了：

“进来！有什么事吗？进来吧！”

蛇仔黄不得不走进去了。

“你有什么事呀？”还是那个干部问。

“我，我找乡长！”蛇仔黄说。

“乡长？你是不是找主席？”

“是，是！”

这时，另一个干部，是武装股的负责人，他叫刘庆榕，过去是本乡人，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他抬头看见蛇仔黄，愣了一下，马上站起身来，就走向办公室最后的一张桌子面前，向乡政委员会主席老唐低声耳语。

那个和蛇仔黄说话的财政股负责人杨文，领蛇仔黄走到老唐面前：

“主席，有人找你！”

刘庆榕悄悄地退过一边。

“过来，坐吧！”老唐对蛇仔黄说。

当蛇仔黄走过办公室时，本来在和干部说话的几个农民，也停止说话了，他们一致在盯住他。大家似乎有满肚子的疑问想提出来，不过因为蛇仔黄就在旁边，所以没有人愿意出声。

蛇仔黄走到老唐面前，说：

“乡长，不是，主席，我有事，想和你谈，谈一谈！”

“好嘛！”

“这儿——”蛇仔黄环顾了一下周围，吞吞吐吐地说。“这儿，不方便！”

“你有什么事？”老唐说。

蛇仔黄半俯下身体，低低地说：“我有事要报告。”他说话的神情，仿佛机密得很。

老唐站起身来，向办公室的后进饭堂走去，一面又招呼蛇仔黄“进来！”

他们两人走进了饭堂，杨文退回自己的座位，几个停止说话的农民，大家又开口了，话题转到蛇仔黄身上。杨文是外来干部，他不认识蛇仔黄，听农民们说蛇仔黄是“大天二”的“马仔”，他

不免也注意起来。那位负责武装工作的刘庆榕，在老唐和蛇仔黄走进饭堂之后，他偷偷地走到门口，隐在墙角边，注意蛇仔黄的动作。他晓得老唐是解放后调来的，不知道蛇仔黄的底细，他有责任去保护他。

这时，天色更昏暗了，空荡荡的饭堂，更显得昏暗。老唐坐在长条凳上，蛇仔黄站在一旁，他的眼睛四面瞟了一下，心里在想，真是和以前不同了！从前这儿不是饭堂，是“堆栈”，乡公所“缉私”——实际上是公开抢劫来的东西，总是放在这里。那些东西中间，有米粮，有百货，小到一把钉锤，大到一麻包蕃薯，应有尽有。现在可不同了，空荡荡地，饭堂就是饭堂。

“你有什么事，说吧！”

老唐的一句话，把蛇仔黄提醒了，他慌慌张张的，不知道从那里说起。

自从萍溪乡解放，高佬德带着一家大小和几个心腹逃到香港，蛇仔黄也匆匆忙忙的离开萍溪。他在县城里住了两个多月，人民政府并没有逮捕他，可是，他没有得“捞”了，于是，他也到了香港。

“主席”，蛇仔黄继续说。“香港不是我们的世界！人家有的是钱，住高楼吃大菜，我们呢？吃了早饭愁晚饭，睡在马路边上，还要小心英国警察的大皮鞋，真惨啊！……早些时候儿，我不明白政府的政策，现在才知道对我们是宽大的，所以我回来自新。您说，政府要怎么样处置？”

“你回来自新，当然好。不过，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是，您说得对！调查一下，应该，应该！我这一回真是痛改前非，回来重新做人。”蛇仔黄见老唐似乎有怀疑的表情，连忙又说：“主席，您说怎么就怎么，我蛇仔黄是个不成材的，以前对不起人，现在，要我怎么样赔罪都行。如果政府要杀掉我，我也愿意，死在自己的家乡，总比死在英国鬼子手上好！”

蛇仔黄一副真诚的表情，虽然并没有打动老唐，但老唐心里在盘算，这是第一个自新的土匪，处理要慎重些。

刘庆榕走进来，从墙上取下煤油灯，点上了。蛇仔黄这才看清了他，见他穿着制服，不由一愣。

当初，刘庆榕在萍溪乡摆卖电筒电池，火水灯，掩护做地下工作，对这班“大天二”土匪、恶霸，应付得很好。不过，有一天因为蛇仔黄来收“熟性费”^⑤，刘庆榕刚好没有钱，蛇仔黄大发脾气，手打脚踢了他。现在，他看见刘庆榕穿了制服，从微突的衣服看来，估计他腰间还有手枪，猜想他从前一定是“共产党派来的”人。心里觉得不妙，赶紧两手合抱，向刘庆榕作揖，嘴里说：“刘先生，刘同志，以前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您千万别记在心上。”说着，他还准备跪下。

刘庆榕止住他：“别这样，有话慢慢儿说！”

当天晚上，乡政委员会举行汇报， he 就把蛇仔黄这件事拿来讨论。大家在准他自新这个问题上，意见得到一致。但是，对这件事的看法，干部们的意见就分歧了。老唐认为这是宽大政策的成功，五个月来工作的收获，应该宣传一下。杨文和另一个职员赵一林支持这个意见。刘庆榕不同意，他对蛇仔黄过去作恶多端，和高佬德有特殊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他主张再观察一个时期才下结论。这样就辩论起来了：

“同志，你这种态度就不成！这是缩手缩脚！”老唐说。

“对土匪，‘大天二’，我没有办法一下信任。”刘庆榕说。

“人家是来自新的嘛！”

“不是不给他自新，我们对他这一段时期的情况一点不了解，我是说要观察一下！”刘庆榕很坚决地说。

“如果照你这样说，拿他来宣传一下都不行了？”

“正因为是这样，我觉得要慎重点儿！”

“好，慎重点儿，我们表决！赞成拿他来宣传土匪自新政策的，

请举手！”

会场上除了刘庆榕，大家一致举手。

“多数同意，通过！”老唐有些生气了。转过头又对老刘说：“刘同志，你别固执，看人要看发展，蛇仔黄过去是‘大天二’的‘马仔’，这是事实，但是，他能够回来自新，这个就是发展嘛！”

“不是说他不断发展……”

“那就行啦！”老唐抢着说。

“刘同志，蛇仔黄说在香港没办法混，这是可以信得过的，”杨文开口了。“像他这样的‘马仔’，在香港混不下去了，想回来，那是很平常的事。”

“是啊！”老唐好似准备说服刘庆榕似的，又抢着说了。“形势嘛！同志，革命的胜利形势，谁也不能反抗！”

“我以为，教育最要紧，如果教育得好，他当然会变好的，”杨文又补充说。

“你们不用说那么多，这些大道理我也懂得，不过，我希望慎重点儿，等他有了表现，再下结论。”

二

第二天，不等乡政委员会宣布，外面已经知道蛇仔黄回来自新了。许多人期待着乡政委员会宣布处置办法。他们很多人过去是受过他的害的。

乡政委员会叫蛇仔黄填了自新登记表，蛇仔黄一一照办，而且在登记表上盖了指模，显得很认真负责，表填好了，老唐就问他：

“你的枪呢？”

“是啊，差点儿给忘了，主席，你派个同志，跟我一块儿去起枪。”

老唐派刘庆榕和蛇仔黄一同去起枪。

他们两人走在路上，刘庆榕表情严肃，注视蛇仔黄的一举一动，他不说话，蛇仔黄也不敢出声。蛇仔黄两日来的经验，觉得主席老唐很好对付，就是摸不清刘庆榕的心思，他揣想，也许当初打过刘庆榕，所以刘庆榕会记下仇，对他怀恨在心。他们走在田畦上，蛇仔黄在前，刘庆榕在后，突然，蛇仔黄停下来，转过身，刘庆榕立刻警觉地摸着枪。

“刘同志，”蛇仔黄表情有愧的说。“我真对不起你，过去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用说那些！走吧！”

他们一路走，蛇仔黄就一路赔不是，无非是左道歉，右认错，希望刘庆榕原谅他。刘庆榕觉得很可笑，一直不出声，由他一个人说。他们走了差不多一里多路，在一口鱼塘边停了下来。蛇仔黄指着鱼塘斜坡上一棵大树下的大石头说：

“我的枪，就在这儿！”

“起出来！”

蛇仔黄弯腰去搬石头，石头太大，搬不动，刘庆榕走过去帮忙，两人用了最大的力气，才把石头翻到一旁去。石头翻开了，潮湿的泥土上跳出许多蜥蜴，还有几条蚯蚓。蛇仔黄顺手拗断一条树枝，将泥土掘开，掘了约有两尺多深，就看到一块湿漉漉的旧油布包。

“他妈的，还在这儿！”蛇仔黄拿起油布包，打开来，有一枝二号左轮，二十几发子弹。左轮枪已经生锈，有不少子弹也生了铜绿，好像出土的古董似的。蛇仔黄将枪和子弹交给刘庆榕，将旧油布顺手抛到鱼塘中去。

“这根家伙跟了我四五年，现在交出去，我的心也就安乐了。”

刘庆榕不理他说话的用意，只是把左轮枪插在衣袋里，子弹放在上衣口袋里。“回去吧！”

蛇仔黄仍旧走在前头，两人一前一后的向来路走去。和来时一样，蛇仔黄还是一路唠叨，不是说他从前做“马仔”是生活所迫，就是说他在香港流落时的惨况。刘庆榕始终是沉默着，不表示同情，也不表示不同情。他们一路走着，走到小道分岔的地方，蛇仔黄很敏捷的一转身，靠近刘庆榕说：“刘同志，高佬德的枪藏在哪儿，我知道……”

他这样的动作，使刘庆榕吃了一惊，但是，蛇仔黄说知道高佬德藏枪的所在，倒是一个重要的情报。他就紧接着问：

“你知道？在哪儿？”

蛇仔黄故意卖关子了，他说：

“是我亲手去藏的，当然知道啦！”

“唔，那末，你就应该讲出来！”

“可不是？不用你说，我都应该说出来的。这一回啊，我回来自新，的确是下了决心，有什么就说什么，乌龟王八才骗你。从前我算是眼大无珠，瞧不见人民政府的好处，现在啊！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现在就去行不行？”

“不行——”蛇仔黄拖长着声音。“你不知道啊，高佬德的枪多着哩，我们两个是拿不了的呀！”

接着，蛇仔黄又描写了当解放前夕，他如何参与藏枪的经过，说得有声有色。并且说，藏在那儿的步枪有一百多枝，短枪有七八十枝，还有两挺机枪。高佬德隐藏的枪枝，乡政委员会早有所闻，但始终查不出下落。蛇仔黄这样容易说出来，的确是出乎意料。

“蛇仔黄，你如果讲出高佬德的私枪，是你真心自新的表现啊！”

“他妈的，我蛇仔黄这一次如果不是真心学好，回来干吗呀？”蛇仔黄的流氓气又出现了。“高佬德那家伙，他会讲情义？钱刮饱

了，人也走了，瞧我一眼都怕费精神，我干吗要跟他合伙？你说是不是？快点儿回去，和老唐说清楚，叫他多派人，一块儿去起枪！”

这个消息，引起了乡政委员会的重视，大家对蛇仔黄的看法也大大不同了。老唐似乎抓到更有力的根据，证明他是对的。

“老刘，你明白吗？我说过，蛇仔黄是有发展的，所以他能够说出高佬德的私枪，这次就是他的‘将功赎罪’的表现，你以后别把人家看成死的！”

“你说他的动机是怎样的？”

“哦，那就别理它！就算他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也是因为他在香港没法儿混，所以要回来，不过，只要他做的事，对人民有利就行……”

刘庆榕一时也没了头绪，说：“好了，好了！我们先别谈大道理，你快点儿派人去起枪，这是最要紧的事！”

老唐、刘庆榕，外加五个民兵，由蛇仔黄带路，一起去起枪了。

他们走了差不多八里多路，翻过一座小山，路越来越荒僻，后来走在一条小山径上，两边是树木。老唐首先拔出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其他的人也将子弹上膛，很警惕地前进。

终于，蛇仔黄在山边一堆乱石面前停住了。

“在这儿！这就是记号！”他指住一棵小松树，树干上有一个用刀划的小十字，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蛇仔黄开始搬石头，大家也参加了工作。当石头搬得差不多，已经可以看到泥土的时候，蛇仔黄好似发了狂一样，一面更用力的挪开石头，一面大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谁来动过它？！”

他这一叫，大家都紧张起来，七手八脚的一起动手掘浮泥，浮泥很松，一下子就掘出一个大洞，洞里空空的，只有几颗遗留下

来的子弹，此外什么也没有。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蛇仔黄像中了魔似的，连连咒骂：

“操他妈的！谁来动过手？”

老唐在周围看了一遍，问他：

“不会弄错吧，你记得是这儿？”

“不会错，不会错，我亲手来埋的嘛，哪会错，你看不是还有子弹吗！”蛇仔黄一脸颓丧的样子，连连抹汗。稍停，又说：“这是最多的一处，还有第二处……”

“第二处？”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叫出来。

蛇仔黄又用脚步量了距离，离第一个地洞有十步远，又有一小堆乱石。大家又用力去搬，石头搬开了，又掘了一层薄土，有一块木板，揭开木板，果然一排一排的堆着步枪，拿出步枪，最底下是两挺机枪。老唐亲自去检查机枪，却都没有损坏，一共三十七枝步枪，不过子弹一发也没有。老唐对这样的成绩，已经表示很满意。可是，蛇仔黄却急得什么似的：

“谁来过呢？操他奶奶的，哪个杂种发洋财啦？”

大家忙着起枪，没有人理会蛇仔黄。他就走到老唐面前：

“主席，这件事你一定要查清楚，别以为我蛇仔黄瞎吹……”

“你别那么着急！一定是高佬德的死党来搞过，等我调查一下！”

搜缴出黑枪之后，老唐主张要蛇仔黄向曾经受过他害的农民反省和赔罪，拿这件事作为教育群众，完善对坏人自新政策的宣传。刘庆榕也提不出具体理由，只是说一切要慎重，也同意了。

那天下午，在萍溪乡小学校的操场上，十几个被蛇仔黄打过骂过的人，全到齐，另外还有些群众，总共有七八十人，围成一个圆圈。首先由老唐讲话，他把匪特自新登记的意义说了一遍，并举出蛇仔黄作例子，号召大家劝告逃亡港澳或藏起来的匪特回来自新。老唐讲话的时候，大家的眼睛老是望着蛇仔黄。他似乎

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不敢看人。可是，有时候他的眼睛又溜来溜去，好像和人打招呼。轮到蛇仔黄说话了，他站在圆圈中间，首先两手抱拳，向大家行了礼，然后出人意料的，用手打了自己两巴掌。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蛇仔黄做出正经样子，面部表情却滑稽可笑。“从前我对不起大家，我得罪了你们！现在我回来了，回来请罪，你们说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蛇仔黄停了一下，他看到出席者中有张国才，那个种田的老实人，当年被他打过。他走过去，突然跪在张国才面前：“大叔，我打过你，我该死，你现在说一声吧，要我死都行，你说一声呀！大叔，你说呀！”蛇仔黄继续问。“我打过你一拳，你现在还十拳，你打吧，你打呀！”

张国才在众目注视之下，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旧事不用提了，不用提了……”

“蛇仔黄，不用打你了，你以后学好就行！”人群中有一人开口了。

“那就谢谢你了！”蛇仔黄乘势站了起来。“各位乡亲，我蛇仔黄是坏种，这是大家知道，但是，我要学好，我要听共产党的话，各位乡亲，请你们高抬贵手，帮我蛇仔黄走到正路上来！”

“行！”不知谁说了一句。

“行，行！我们当然希望你学好！”许多人附和着。

老唐立刻抓住群众的心理，进行教育。他说要大家从蛇仔黄的事情，认清今天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有曾经当过土匪“大天二”的，希望也来自新，并且要劝坏人自新。

老唐这样说了，自己认为很得体。可是，刘庆榕在路上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个会开得不好，老唐抓得不紧，不应该让蛇仔黄在群众中间得到这样大的信任。

“同志！”老唐有些冒火了。“开会的事情，你是同意的，你现在又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